

青 春 似 火

吳 夢 起 著

陈劍英繪图·装帧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书号：文0154(高·初中)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張 3 5/8 插頁 6 字數 175,000
1931年7月第1版 193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30,000

統一書号：10024·2703

定价：(6) 0.30元

目 录

第一章	流浪街头	1
第二章	小苦力	18
第三章	我们是穷人	32
第四章	这是什么世道	50
第五章	要斗争	68
第六章	理想	101
第七章	夜炸军用仓库	114
第八章	艰险的旅途	133
第九章	故乡	151
第十章	进攻	169
第十一章	斗争还在继续	171
第十二章	在战斗中	180
第十三章	叛徒	195
第十四章	艰苦的日子	216
第十五章	狱中的战斗	227
第十六章	胜利	247

第一章 流浪街头

(一)

梁云站在山头上，了望着远处的村庄。那里是一片大火，空中黑烟翻滚。火光把大地镶上一条红色的带子，即将落山的太阳，也好像被火焰烧得更加红了。

梁云的腿直发抖。他凝视着火光深处，那里有着他的家呵！刚才他和母亲一起从村里逃出来，半路上又被日本鬼子的骑兵冲散了。鬼子骑兵拉成了一长条散兵线，哇哇叫着，挥舞着闪闪发亮的马刀，疯狂地追赶着四散奔逃的群众。梁云冲出了鬼子的散兵线，拼命跑着，他低着头，背上的小包袱直敲打他的脊背。当那震耳的枪声和马蹄声在远处消失以后，他慢慢停下来。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是孤零零一个人。

梁云今年十四岁，家住在—一个紧靠着海边的小村里。村子里的人家有的种地，有的打鱼；还有一家在外面作买卖的，那是梁云的堂叔梁世宽。

这个村子离鬼子的据点杏村集只有一百多里路。日伪军经常

到村子里来骚扰。梁云的父亲常常在夜里出去，母亲就熄了灯坐在炕上等他。梁云半夜醒来，就会看到母亲坐在炕头上，默默地吸着烟。直到門上輕輕地响起三下篤、篤、篤的声音，她才叹一口气，走去开门迎接父亲。父亲总是拖着疲倦的身子回来，他走进門二话不说，脱了鞋上炕就睡。但母亲却在忙着给他热那些早就凉了的饭菜。

在三个多月前的一天清早，天还没亮，梁云就被狗吠声和嗡嗡的汽車声惊醒了。父亲猛地爬起来，他披上衣裳，从紙窗縫里朝外看了看。突然門被踢开了，一群鬼子冲进了屋子，手电筒照射在父亲脸上。父亲怒視着鬼子。他被带走了。母亲去拽父亲，被鬼子翻譯踢倒在地上。梁云一只手握紧弟弟的手，另一只手攬着妹妹，他的身子索索地抖，但他沒去哀求敌人，只是憤恨地瞅着鬼子。父亲被带上汽車，汽車揚起一团灰色的尘雾，向着杏村集开去。以后再也没有听到父亲的消息。

現在母亲和弟妹們又被冲散了，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

象血那样紅的太阳沉沒了，眼前的景色朦朧起来，但远处的地平綫反倒显得更亮了些，那是火在燃燒。火焰現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一簇一簇的，在远远近近的村落里吞沒着房屋和一切。

他嘴里干渴得很。他听到有潺潺的水声，立刻找見了一股泉水。他洗了下臉，覺得臉上不那样热了。他捧起水来喝了几口，才想起跑出来一天，肚子也餓了。他背上的包袱里裹着几个饅頭。他打开来，这是母亲蒸了准备逃难的时候吃的，这里还有两只面捏的小鳥，那是頑皮的妹妹做的呀！現在他們在什么地方呢？他們吃

什么东西呢？想到这里，他就觉得胸口象是堵上了几块石头，什么也吃不下。眼泪跟一串断了线的珠子似地掉了下来。

他把钵钵收起，把包袱还系在背上，紧了紧鞋带，准备下山去。他要回家去找母亲和弟弟妹妹们！

(二)

梁云没有敢立刻回去，独个儿在荒野里游荡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清晨，当他确信鬼子已经撤走以后，才沿着小路奔回自己的村庄。

村子已被敌人彻底焚毁了，只留下一堆堆冒着黑烟的瓦砾。空气中充满焦臭气味。已经有一批在夜里就赶回来的人，在瓦砾中翻寻着自己的什物。什么地方有一个女人悲痛的哭声，在空气中回荡。梁云跑了起来，拐过门前一座碾盘，他呆呆地站住了，他的家现在只剩下一堆灰烬。他的嗓子哽咽着，他的呆滞的眼光，缓缓地从此角转到那一角。突然，他大声呼叫起来：

“妈妈，妈妈！”

可是没有人回答他。

他冷丁站住，眼泪嘩地流了下来。他意识到，妈妈已经没有了。父亲、母亲、弟弟、妹妹都没有了，只留下他一个人，这难道是真的吗？为什么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坐在一块石头上，两手捧着头，尽情地哭着。

太阳渐渐升高了，梁云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不觉得

饥渴，也不想什么。过了不知多少时候，他听见有脚步声。他警觉地抬起头来，看到一个老汉拄着根棍子慢慢走过来。

“小云，是你回来啦！”

“三爷！”梁云站起来扑了过去。三爷抚摸着梁云的头，身子剧烈地颤抖着。他因为腿脚不灵便，没跟大伙一起走，藏在一个旧窖里，幸而没被敌人发现。他目睹了敌人干下的一切罪恶，他的眼泪已经被仇恨烧干了。但看到这苦命的孩子，他到底又忍不住再一次流下了眼泪。

“小云，小云，……鬼子作下了多大的孽呀！……”

“三爷，我媽呢？”梁云满怀希望地問他。

“你媽，夜里回来过啦！”

“她在哪儿？她在哪儿？”

“你媽等了你一夜，没等着，天亮时又走啦！这房子怎么住呀？誰在这工夫能帮人家修房子呢！自己的坟还哭不过来哪！你媽没办法，又領着小良和小妞走啦！临走时說要到市里去，去找你世寬叔。咳，这年头，去又怎么样！”三爷摇了摇头。

“三爷，我也去。我要找媽媽去！”

“去吧，孩子！家里反正没法活了，年轻人还是到外面闖闖去吧！”

梁云把包袱系在背上，留恋地看了看周围，便辞了三爷，毅然地轉过身，头也不回地朝大路走去。

这天傍晚，梁云进了市区。这是一个紧靠海边的不大不小的城市，到处都是两层或是三层的楼房。人們穿的衣服也和乡下不

一样，不少人穿的是只有两个鈕扣的洋服，有的穿长衫。光着大腿的女人坐在洋車上，拉車的在地下“呱唧呱唧”地跑。載着日本兵的大卡車象风似地开来开去。商店的櫥窗里摆着五顏六色的商品。从飯館的門口冲出来烹炸食品的香气……

梁云，沿馬路边走着，他向世寬叔的小商店匆匆走去。

梁世寬是梁云的堂叔。他小时候就在市里学生意，以后請了几个东家，开起个小杂货店来。小杂货店最多的时候曾經用过三个伙計。梁世寬在市里結了婚，他的妻子就是一位店东家的女儿。他們夫妇都是挺能干的。但杂货店兴旺了一个时期之后，却一年一年衰落下来，眼瞅着那些手眼通天的暴发戶盖起了洋樓，門口安上霓虹灯的招牌，店里几十号人，外城客十几个。老商人梁世寬禁不住唉声叹气。因为人家談买卖根本就不在店里，而是在酒樓上，酒足飯飽之后，一宗大买卖就談妥了。人家跟警察局长是朋友，和日本宪兵队长都認識。出来进去都坐着自备的洋車……而自己呢，就是沒有这一套混事的本領！

梁云来到世寬叔开的“丰裕号”門口时，天色已經黑了。梁云迈步上了台阶，就听得一个女人嘶哑的声音在招呼：

“小掌柜的，你买什么？”

梁云站住了，他隔着高高的柜台，看到里边站着一个四十来岁面色蜡黃的女人，鼻尖上架着一副眼鏡。

“孀子！”梁云对她叫道。

“哦！是梁云啊，”孀子冷淡地回答。

“我叔呢？”

“推貨去啦。什麼時候來的？”

“剛來。”

“哦！”

他倆隔柜台站着，嬸子並沒有馬上讓梁雲到里边去，梁雲只好跟一個顧客一樣，站在柜台外邊。他打量了一下，柜台里的架子上，貨物稀朗朗地擺着，毫不引人注意，和別的大商店相比，這裡顯得多么寒儉！嬸子低着頭撥算盤珠，過了一會兒，她終於對梁雲說：

“把包袱放下，進來吧。”

梁雲掀開柜台的擋板，走進柜房里边。嬸子幫他解下包袱，給他倒了碗水。水渾濁濁的，水面上漂着一根茶葉杆，直打旋兒。他惦記着母親，但他決定等世寬叔回來再打聽。

停了一下，世寬叔回來了。他和洋車夫抬進來一捆貨物，放到地下，掏出手巾擦着汗。梁雲招呼他之後，他回過身來，熱情地回答。他鑽進柜台摸着梁雲的頭，問他怎麼趕上庄稼活正忙的時候進市里來，現在還念不念書等等。

梁雲嘆了口氣，說：

“鬼子掃蕩，房子燒了，我媽說要上你這兒來，我媽來了沒有？”

“上這兒來？”世寬叔象叫蜂子蜇了一下，“她沒來，沒來。唉！這年頭，她要上這兒來！……”他搖搖頭。態度立刻變得冷淡了。

“上這兒來有什麼辦法！”嬸子緊接着在一旁小声嘟囔着。

世寬叔斜了她一眼，摸摸禿頭說：

“上板吧，反正也沒買賣。吃飯了沒有，咱開飯吧！”

嬸子去上門板，梁雲覺得她是有意地摔得門板乒乒地响。梁雲

跟叔叔进了里屋。叔叔叹着气說：

“唉，这年头！連个伙計也雇不起啦，什么都得自己来。”

吃飯的时候嬸子一声不响，叔叔却一股勁儿地嘮叨：“唉，这年头！”并不断地搖頭。梁云心里悶的慌，他发现他在这里不受欢迎。

吃罢飯，叔叔也不多話，就安排梁云睡在柜台上，給他一床被，鋪一半儿盖一半儿。梁云睡不着，他仰头瞧着天花板。从板壁的隙縫透进来的灯光，照在对面的墙上。叔叔和嬸子并没睡，他們老是一勁儿說話，起初声音低低的，听不清楚。过了一会，嬸子却忽然大声嚷了一句：

“你說怎么办？”

“权当养个伙計吧，啊？連工錢都不用出。”叔叔的声音。

接着他們又唧唧喳喳地讲着什么。梁云头上的筋蹦蹦地跳，他不是那种糊涂孩子，他明白，里屋談論的是他的事情。他側耳傾听着，里屋的声音漸漸又高了。

“可是你养得起嗎，我的大爷！再說，他在这兒，他娘儿几个再一来，你这个小买卖还用不用干啦？”

“这个，这个……”叔叔半天沒作声，后来他們又小声地嘮咕起来。

梁云的心里挺乱，觉得前途茫茫。但他又一想，自己已經十四岁了，难道非得別人养着自己才能活！他下决心离开这儿。决心下了，反倒輕松起来。他翻了个身，慢慢地睡过去了。

(三)

天不亮梁云就醒了，窗板的隙縫里透进来一綫亮光。梁云从柜台上爬下来，穿好衣服，寻見自己的包袱。他蹑手蹑脚地开开门，挨了出去，然后把門带上。街上靜悄悄的，只有一辆馬拉的糞車在慢騰騰地走着。路灯还没熄，发出暗淡的黄色的光圈。梁云在丰裕号牌子下站了一会儿，他不知上哪儿去。但他终于順着那条到海边的路走了。他記起小时候到市里来时曾逛过碼頭。在那里挤滿了船只，一条靠着一条，碼頭工人們从这条船跳到那条船上，扛着大包大包的貨物，順着狹狹的高高的跳板，弯着身子一步一步走上岸去。港灣里停着大大小小的輪船，烟囱里冒着黑烟。小舢板在碼頭和輪船之間划来划去……

梁云是个爱熱鬧的孩子，所以他曾爱上这个喧鬧的地方。今天无处可去，他就信步向海边走着。路上的行人稀少，整个城市还没醒来。他模模糊糊地回忆着以前走过的街道，来到了碼頭。碼頭上也是靜靜的，船上的人們用棉被蒙着头睡在船板上。海水輕輕拍着船舷，发出“咕咕”的声音。只有几只野狗在岸上寻找食物。

前边路旁是一座庙，庙前的旗杆上斜挂着两面破烂的黑色的旗子，在微风中舒展着，隱約現出“风調雨順”、“国泰民安”几个字。庙前的匾上写着“鎮海龙神”的字样。庙門开着，梁云信步走了进去。大殿里黑暗阴沉，泥塑的龙王高高坐在神龕里，瞪着圓圓的眼睛。供桌上睡着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少年，他們穿着破烂的衣服，睡得正酣。梁云在門坎上坐下来，包袱里还有一点干粮，他掏出来慢

慢咀嚼着。

停了一会儿，睡在供桌上的人同时醒来了。那个成年人约有四十多岁，背稍微有点弯，瘦得好象只有一层皮。他冷淡地瞅了梁云一眼，就在他身边跨了过去。那个少年在地下站了一会儿，他用怀疑的眼光把梁云打量了一阵，从供桌下掏出一个圆圆的铁筒，用一把黑色的铁匙舀着里面的东西吃。

“要饭的，”梁云想。那孩子和梁云差不多年纪，只是更瘦小些。梁云看到他那喝汤的贪婪样子，不禁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心。他仿佛感到自己也要走上这条求乞的道路。不，他不能这样！他觉得伸手向人家讨一点赏赐，嘴里喊着好听的话，那简直是耻辱。他下了决心要回到乡间去，那里他家还有着两亩地，他可以在土地上劳动。

可是母亲到底来没来呢？他赌气离开叔叔的家，可母亲说不定今天就会来吧！他不能想象母亲带着弟弟妹妹能在叔叔那里住下去。他决定等着，等母亲来了之后他再跟母亲一道回乡间去。

那个要饭的少年提着小铁桶走出去了，梁云也跟了出去。忽然那个少年回过头来冲他笑了笑，说：

“喂，你上哪儿？”

“不上哪儿。”

“从乡下刚来，是吧？我一看你的鞋就知道，市里没有穿这样的鞋和衣裳的。”

梁云点了点头。他俩并排走着，那个少年显得高兴起来，他晃荡着小铁桶，嘴里哼着小调。梁云不自主地和他走着，自己也不知

道要到哪里去。

“喂，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梁云，你呢？”

“我是小海兔。”

“小海兔？”

“对啦，我叫小海兔。”

“你姓小嗎？”

“什么姓小！”小海兔笑起来，“我也不知道我姓什么，反正从記事那天就听人家叫我小海兔。小海兔是外号，懂嗎！这儿差不多人人有外号。跟我一起睡的那个汉子叫大对虾，还有什么独眼龙、小头鯪魚、小鋼炮、吊死鬼、一枝花……什么样的外号都有。你有外号嗎？”

“我没有。”

“赶明儿我给你起一个！”小海兔认真地說。“瞧你这两个眼睛又大又圓，叫你个大眼鯪魚倒不錯！”

梁云瞪了小海兔一眼，說：

“老实点，你要是胡給我起外号，我就揍你！”

小海兔縮了下脖子。但他看了看梁云严肃的神色，就吓得不吱声了。梁云看他畏縮的神气，又覺得心里不过意，他和气地問：

“小海兔，你家里有什么人？”

“我？什么人也沒有，”小海兔学着大人的口气說，“光棍一条！”

“也沒有家？”

“喂，你不是去过吗，龙王庙就是我的家呀！——你从乡上来有事吗？”

“没事。”

“还是你们乡下好过，种地打粮食就有吃的，这里要饭不容易呀，年头不好，肯行好的人没有钱，有钱的人又不肯行好，唉！”

“你不能找点事干吗？”

“谁要我呀？身子骨不好！我一到人家眼前，人家就大喝：‘滚开！’”

“乡下也不好过，日本鬼子老扫荡……”

“嘘……”小海兔赶紧打断梁云的话，他吃惊地四面看了一下，低声说，“小心点，这里不比乡下，特务有的是，你喊鬼子鬼子的叫他们听见可就够你受的。这里什么衙门都有，宪兵队最凶，还有什么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特警队，他妈的一家比一家厉害，压杠子、灌凉水都是小事，还过电哪！”

梁云想起了父亲。据说父亲被押在市里。他在什么地方呢？小海兔所说的这些刑罚他受得了吗？想到这里，梁云的心象针刺般地难受。他希望，也许小海兔所说的不是真的，他只是唬人。

“小海兔，你净撒谎。”

“真的，我认识个小钢炮，他在警备司令部当听差的，这都是他说的。”

“好吧，你到哪儿去？我要走了。”

“走吧，不回乡下就到龙王庙找我，我领你摸螃蟹去。”

(四)

梁云在市里轉游了一天。他曾几次走到世寬叔的店鋪附近，悄悄向丰裕号探望着，希望看到母亲或者是弟弟、妹妹的影子。他佇立几个钟头，直到确信母亲沒有来，才悵悵地走开。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来了，站在那家百貨店的窗外，呆呆地探望。以致这家百貨店的伙計对他起了疑心，赶他走开。

傍晚的时候，开始下雨了，雨絲起初是細的，落到臉上凉沁沁地挺舒服。梁云故意在雨里走，叫雨淋着他發燒的臉。但过了一会儿雨却大起来。梁云只好站到一家店鋪的檐下，呆呆地望着天空。他有些发愁了，不知到什么地方去安身。到世寬叔那里？他不愿意叫人下眼相看，吃瞪眼食。那么到哪儿去呢？

雨又小了。梁云在馬路上溜达着，肚子餓得直抽筋。現在吃的、住的都叫他焦心，他一点办法也沒有。但这些好象又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不知道母亲和弟弟妹妹在什么地方；而父亲，据说也在这个市里，但是又不可能会面。

他低着头愁眉不展地走着，突然有人招呼他：

“喂，大眼鮎魚，嚕，梁云！”

梁云抬起头来，发现叫他的原来是小海兔。小海兔提着小桶向他跑来。

“嚕！你上哪儿去？”

“哪儿也不去。”

“怎么样，沒回乡下？”小海兔和梁云并排走着，“市里好玩嗎？”

梁云摇摇头。小海兔絮絮叨叨地向梁云介绍着市里的风景：老炮台、燕子山、魁星顶、玉皇楼……可梁云没心思听。后来他问小海兔：

“小海兔，你们那庙里还有睡觉的地方吗？”

“怎么？你没地方睡觉，行，行！我跟大对虾说说，没关系。”

他们来到龙王庙，大对虾已经回来了，正坐在台阶上看天。梁云朝他点点头。他白了梁云一眼，没吱声。小海兔把小桶放下，大对虾说：

“喂，二爷，今黑夜咱挤一挤吧！”

“干啥？”大对虾没回身就问。

“大眼鲇鱼……”

“小海兔！”梁云厉声地制止他。小海兔急忙改口说：

“梁云没地方睡觉，他今黑夜在咱这里找宿。”

大对虾好久没吱声。梁云很担心，怕大对虾不同意。他在暮色中打量着这个破旧的庙宇，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休息。其实这些日子他几乎是天天露宿的。但大对虾却站起身走进殿里来。他躺上供桌，尽量往边上挪了挪，空出挺宽敞的一大块地方。

小海兔端起小桶来吃饭。他津津有味地吃着讨来的残饭。梁云肚子咕噜噜地响，看别人吃东西，觉得愈加饿的难受。

“喂，梁云，你没吃饭吧？”

“吃过了。”

“瞎，这里有个规矩，要饭的不请客。我可不管那些，你要是饿了就吃点，喏……”他从一个口袋里掏出半块窝窝头来，“这里有干

粮，就怕你不爱吃。”

梁云挺感动，这块干粮，不知小海兔叫了人家多少好听的才讨了来，可是他却慷慨地送给别人。梁云朝他笑了笑，声明说他确实吃过了晚饭。小海兔没有再让。吃饱了之后他爬上了供桌，说：

“梁云，睡吧！”

梁云也爬上去。他枕着小包袱在小海兔旁边躺着，觉得这个硬硬的供桌好象比铺了褥子的床铺还舒服。小海兔很快地睡着了。梁云却一时未能入睡，他倾听着小海兔的鼾声。大对虾在供桌的那一头叹气。远远传来海潮的轰鸣声，梁云的心绪也象海潮那样地翻滚着……

(五)

当铺的柜台是砖砌的，真高，梁云踮着脚才把包袱递上去。一只白白的露着青筋的手把包袱接住。过了一会，传来一声拖长的声音：

“一——块——五——”

“先生，多当一点儿吧！”

“不——要——”

“好吧！”

又过了一会，一张当票夹着一元五角纸币递了下来。

小海兔在门外等着。他给梁云介绍到当铺来，但他不敢进去，因为当铺里是不许他们这种人进去的。梁云拿着纸币，对小海兔说：

“小海兔，咱俩吃飯吧！”

“不，你自己买点什麼吃吧，我走了。”

“小海兔，小海兔！”梁云急着招呼，但小海兔却已經跑远了。梁云心里覺得热呼呼的。他买了两个杠子头燒餅，大口吞了下去。接着他又去丰裕号門口探看了两回，仍沒有母亲的影子，大概母亲終于沒有来。他逛了一天，心想，不如明天回去吧！临回龙王庙的时候，他給小海兔和大对虾每人带了两个杠子头燒餅。小海兔直埋怨他不該花錢，但却大口地吃着。而对对虾接过燒餅仍然沒吱声，只是咧嘴笑了笑。

第二天早晨梁云醒得晚了些，小海兔和大对虾已經走了，他走到海边洗了把臉，远望燕子山青綠一片，山頂和山坡上布满了小洋楼，楼頂的紅瓦掩映在綠树丛中。他不知那里住的是些什么人，但无形中却产生了一种敌意。在市里住了几天，他发现这儿跟乡下一样，有錢的人真好过，而穷人却苦得很。老迈体弱的拉着洋車在地上跑，而身强力壮的却蹣着腿坐在洋車上。他想起乡下的財主曲老善，胖得跟个肥猪似的，杏村集一带属于他的土地一片連着一片，乡下流傳着这样的歌：“看看人家看看咱，看看人家曲老善，人家吃酒又吃肉，咱家的野菜在鍋里轉。”梁云在唱这个歌謠的时候，总是把“曲老善”唱成“老曲鱸”。乡下的穷人誰不种着老曲鱸的地，誰不受老曲鱸的气呀，年年打下来的粮食，都叫老曲鱸搬走了。可是城里这些老爷、太太又算什么玩艺呢？梁云弄不明白，只是下意识地感到他們一定和老曲鱸都是一路东西。

他从碼頭轉到海滩上，在沙地上躺了一会儿，又繞回街里。忽